■家庭相册

菜 香

□崔志强 文/图

接完电话，我很恼火，爸爸妈妈真是不体谅人，在这关键攻坚时刻还来我这里，说是让我陪他们玩玩，爸爸很早就想来这北边之地看看,看看白桦林,看看雪原,看看奔驰的骏马。其实这有什么好看的,寂寞之地,寒冷之地。我也答应过他们，等这一阵子忙完就接他们过来，好好陪他们逛逛。现在不是添堵吗。但我不能这么说，我只能说：“好吧。”然后挂断电话，自己生闷气。

他们很快来了，搭便车、乘班车、坐高铁、打出租，千里迢迢、跋山涉水来了。从我们那个山旮旯到这里是很费劲的，得提前一天坐人家的顺风车到镇上，然后再到县城，在县城住上一晚，才能搭上开往天南海北的班车。爸妈真能折腾，换乘多种交通工具不嫌烦，还不计成本，平时可是俭省惯的。

爸妈带来了许多土特产，说是烧给我吃。我真是服了，我这里烧锅不方便不说，厨房简易，而且本来有食堂，并且伙食很好，三人吃花费不了什么，何必兴师动众大袋小袋地拎来烧。但爸妈坚持，说他们吃不惯这里的伙食。他们没吃怎么知道，就是不嫌烦。随他便吧。爸爸掌勺，家里向来爸爸主厨。爸爸的厨艺是一流的，我的肠胃受了它几十年的滋养。爸爸的手艺果然不减当年，让我的食欲腾腾往上涨，我每餐都吃很多。爸妈就坐在桌旁，看着我吃，笑纹荡漾。我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你们也吃。”他们说：“嗯，都吃饱了，在烧的时候就吃。”吃完，他们拾掇碗筷，从不让我插手，说耽误了你工作，你尽管有事去。

他们没事就待在家里，在厨房里窸窸窣窣，好像他们来就是为了烧锅，而不是游玩看景。我很纳闷，说：“烧锅也可出去转转，饿了我们可以吃食堂，你们大老远来不去玩玩，待在家里有什么意思。”“我们一路上都看过了，没什么可看的，你爸就想烧锅，露一手，顺便给你改善伙食。”妈妈解释，爸爸在一旁微笑，好像妈妈是爸爸的代言人。

我听了也不好说什么，也许爸爸真的想让儿子见识他的手艺不逊当年。

爸妈变着花样烧，每天很少重样，真是煞费苦心。每道菜就烧那么点，一餐吃完，下餐接着烧，故而每餐都是新鲜的，都是花红柳绿，让人看着就有食欲。我吃着开心，但我也知道，烧这么多菜得费去多少工夫，采购、择菜、净菜，然后油盐酱醋地拌炒，一道菜含着多少工序。但爸妈不厌其烦，将我小时候喜欢吃的我印象中美好的菜肴几乎烧了个遍，在爸妈短暂停留的一周里，我享受着日子的芬芳。

爸妈终于要走了，我说：“等我这个项目做好后，休假回家，好好尝尝爸爸的手艺。”妈妈望了爸爸一眼，欲言又止，爸爸笑靥荡漾地说：“好。”

终于我的项目圆满完成了，我高高兴兴地休假回家了。返程中，我脑子里满是爸爸菜肴的芳香，口水吞咽不止。但回到家我惊呆了，爸爸变了个人，精瘦、憔悴，窝在沙发上，因为他右手刚做了个大手术。他开始无论如何都不做，说还要给儿子烧菜，儿子就喜欢他做的菜。但医生警告，如再不做，生命都危险，爸爸只好答应了。

但在手术前，他无论如何到我那里待了一周。

望着变了个人的爸爸，我的泪水止不住滚了出来。那些菜香将在我的脑海里飘荡一辈子！

汲取“人世间”向善的力量

——读梁晓声《人世间》

□荆墨

8月16日，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揭晓，梁晓声《人世间》、徐怀中《牵风记》、徐则臣《北上》、陈彦《主角》、李洱《应物兄》5部作品获奖，我有幸读过梁晓声的《人世间》。小说中，梁晓声将历史的感受和现实的思考融为一体，汲取“人世间”向善的力量。

《人世间》以北方某省会城市一个平民区——共乐区为背景，刻画了从这里走出的十几位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，展示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巨变。小说分上中下三卷，以平民子弟周秉昆的生活轨迹为线索，围绕春节欢宴、家庭聚会、重大事件布局全篇，展示近50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。贯穿其中的，既有中国社会发展的“光荣与梦想”，也直面了改革开放进程的艰难和复杂。书中，梁晓声并不回避改革开放大潮中东北老工业基地经历的阵痛，周秉昆们人到中年时面对企业转型和下岗的艰困窘迫，但他们并没有退缩，而是互助互帮、自立自强，展示了困厄中人性的美好。

主人公周秉昆身上有这样一种变化，他原来是一个自然人，健康、年轻、有工作，有时会和朋友小聚一下，喝两杯小酒。但是周秉昆不仅是在打工，他受哥哥、姐姐、姐夫的影响，接触了一些书籍，让他对人生多了一些情感。这就像一个小集体，有那么一个有温度的人，大家都会愿意和他在一起，有困难都会跟他倾诉，即便他没有主意，他的几句话都会安慰所有人。因此梁晓声说：“我在想，真正好的一个社会，人们是向善、向好的行为，我将这一点也体现在主人公周秉昆身上。”

梁晓声写作这么多年，一直认为文学是时代的镜子，作家是时代文学性书记员。文学要反复不断建立人性正能量的价值。有人强调思想，梁晓声更强调善。因为善良，周家三兄妹以及周围的人，不管这近50年时代如何变动，只要活在人世间，就互相给予温暖。社会越发展，时代越进步，作为人本身，更应该向善、向上、向美。可以说，《人世间》是梁晓声“好人文化”的形象表述。

除了知青文学代表作家，知识分子这一身份似乎更贴近梁晓声近年来的创作。《中国生存启示录》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》《梁晓声说》《郁闷的中国人》……看多了社会，阅多了人，世界的面目逐渐清晰起来，思想越发凌厉，处世却平和许多，举手投足都带着一股沉稳而内敛的“大气象”，以至有人说，《人世间》，一听名字就符合梁晓声的风格，也是他能写出来的东西。他在情和义的人性光辉书写中，不失种种洞察社会的犀利，冷不丁抛出的问题，人物随口一句念叨，就能让人警醒不断：大年三十儿周家吃团圆饭的晚上，良善又稍显愚钝的小儿子周秉昆忍不住问，“贪官污吏和刁民，哪种对国家危害更大？”

纵观全书，梁晓声是以一种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，满怀激情地创作。他期待《人世间》能给当下年轻人带来两方面思考。一是关于善的教育；二是帮助当代青年补上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认知。对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中国，现在的年轻人所知甚少。他们应该跨过认知上的盲区，了解父母那一代人的经历，在那样特殊的时代，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，他们怎么看待利益、友情、亲情的关系。梁晓声甚至认为，这种认知有助于缓解年轻人的现实焦虑，找准人生方向，传递信心，催人奋进。这就是《人世间》这部作品最重要的价值所在。

1989年全家福

1999年全家福

2013年全家福

三张“全家福”

□许国华

“咔嚓”一声，四世同堂的欢笑，定格在彩色胶片上。这是1989年新春，我们全家八人欢聚在一起，拍下了第一张珍贵的“全家福”。

1989年，我结束了上海的技术培训，回到了家乡工作，还带回了攒积半年工资买下的海鸥傻瓜相机。这在当时的农村，可是时尚新潮的稀有产品。

“自家有了照相机,可以拍‘全家福’了。”奶奶的建议,立即得到大家的赞同。是该好好地拍张“全家福”纪念了。一是家中添丁，哥哥与嫂子结婚，有了可爱的儿子。二是居住条件改变了，住宅从砖瓦平房新翻建成了楼房。

取景框中，奶奶居中而坐在藤椅上，前面站着刚蹒跚学步的重孙，父母围着奶奶左右而坐在角排凳上，我们兄弟仨站立在后排。烫着时髦大波浪式发型的嫂子则一脸灿烂地依偎在哥哥身旁。背景自然是新建楼房的窗台前。

胶片冲印出来了，一家人兴奋地相互传看。奶奶看着看着，忽然眼角淌下了几滴眼泪，触景生情地对我们兄弟仨说：“要是你爷爷还在，这张全家福就更完美了。”

奶奶的一番话，勾起了我们对往事的追忆。爷爷去世得早，尽管那时已经有了照相技术，但节俭的爷爷舍不得奢侈地拍张照片，只留下了一张民间艺人画的碳素画像，更不用说拍张“全家福”了。

从爷爷离世的1979年到我们拍摄第一张“全家福”的1989年，尽管只是短短的十年，伴随着祖国的强盛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我们也收获了满满的幸福，住房翻建成了五上五下的楼房，申请安装了电话，开始进入“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”的幸福时代。

第二张“全家福”，拍摄于1999年春节。那年，父亲60岁刚退休，我们兄弟仨已成家立业，结婚生子，家庭人数也增加到了12人。

此时，我的相机早已换成了美能达胶片单反相机。配有长焦的照相机固定在三脚架上，我设置了自拍功能，然后从容地走入预留的位置上，“咔嚓”一声，拍下了这一张“全家福”。

胶片冲印出来，奶奶乐开了花。照片上的一家人，儿孙满堂，快乐融融。三个如花似玉的孙媳妇成了照片的最大亮点。我们兄弟仨各自组建了幸福的小家庭，都有了可爱的下一代。

“放大一张吧，配个镜框，挂在墙上。”奶奶吩咐道。

此时，拍照背景的楼房已是我们的乡下“老家”，只有奶奶和父母三人居住，我们兄弟仨都买了商品房，居住在城镇，成了“街上人”了。

“今年是我和奶奶的本命年，再拍张全家福纪念下。”哥哥建议道。2013年，农历癸巳蛇年，奶奶97岁，哥哥49岁，生肖都属蛇。我们一家十二口人又在乡下老家的楼房前，拍摄了第三张“全家福”。

此时进入数码时代，我也赶时髦换上了佳能数码相机，摄影不再像胶片时代那样小心翼翼，生怕浪费胶片，可以随心所欲地按快门，拍摄的效果可立即在显示屏上观看。

合影上一家人笑容满面，奶奶97岁高寿了，孩子们也都长大了。乡下的楼房已成了我们怀旧的“老宅”。我和哥哥都将原来的商品房卖掉，在镇区各自买了一套联体别墅。

这三张“全家福”，成了我家一份珍贵的家庭档案。它不仅记录了一个家庭的幸福美满，更是每一个家庭成员岁月留痕的美好回忆，是值得珍藏一生的精神财富。它串联起来就是一部浓缩的历史，是一个时代的见证。祖国几十年的变化，都浓缩在这一张张“全家福”照片中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

我和我的祖国